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碑文

表忠觀碑文　　蘇　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

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吴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

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

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

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劵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歳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祚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宮碑文

蘇　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與興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

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
金帛作上清宫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
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
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歴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
一夕而燼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
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
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
日者言以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

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劒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廢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

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

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廷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切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葢公治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

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宫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宫

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宫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宫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

諫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脅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伏波將軍廟碑文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

也後伏波新息馬傒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
置吏旋復為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
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
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
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
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
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
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

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葢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記

來賢亭記　柳開

人之學業文章行事烈烈有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願與之游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也同世而偕立並能而齊

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肓之多矣吾靜思之未嘗不為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賔者乎因而誨人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作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

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來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葢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古矣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
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
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
玉漏猶滴徹葢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蠻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

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夫法君聞怨言進謟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

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

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盗而不能使民不為盗盗賊息非尉之能盗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彊者偷生盗之常也豈樂盗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盗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

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鬬訟懾宄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令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焉雖然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亳州法相院鐘記　穆修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

有鐘皷曰伐則是既為大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讋不執懼不庭張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李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闕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

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宫哉佛之宫其徒羣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鐘是知鐘為佛宫之用其在此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侁侁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唯鐘州人時氏豐財

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師謀曰一鐘費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俾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為請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便其材木匠為成構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葢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與其鼓鑄液波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甍翬飛雙欒鯨震嶷嶷崇構

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羣緇日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罔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佛宮明矣

靜勝亭記

穆修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下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關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兹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絶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短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頴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式為

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閎達樂所守無事唯朏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踈思得灑然空曠一宇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果外先峙射堋堋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存之亭成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閫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

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茍不有其道名無益也是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挈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茍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媿也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歩其横南八歩北十歩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瘵者

芟薙之役勞於夏畦葢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説且兹地宛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佳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爲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彚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别而顯仁

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斁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為馬廐東漢學舍閒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刋辭琬琰庶遹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

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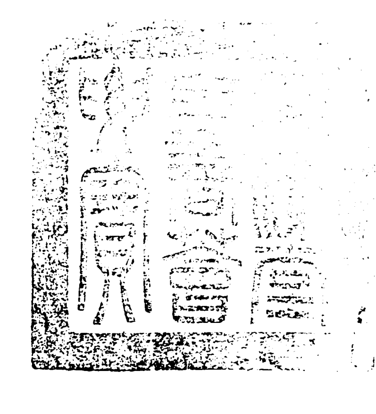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宋文鑑卷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陶一侶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八
七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七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

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
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蜀南景崇率定帥王
處存合隣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
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
帥内尊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啟二年八月
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
祖諱朏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
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塋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

博野令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

塋于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為

世儀法終于天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

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

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

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彧以詩

贈祠部頗衒已學祠部即席詶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

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

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于趙州賛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塋永濟與夫人史氏曁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宦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

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數里之近甞經霖潦暴漲浸淫及于庶子之塋且念神靈久宅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先而啓壙自下以甓實而上絶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翦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緣其垣墉而表以高閎旣

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誡于
子孫曰夫謹家牒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
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絶為重琦自志于學每見
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
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緝寖以大備其所誌先域
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
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肩嗣之志
向若家牒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孝於祖先

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絶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定州閱古堂記　韓琦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汩于多務而志

之弗虔會郡圃有壊亭歳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
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
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閲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
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竒功而今或不
能者何也葢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
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
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令予之所為也
誠以已之道未克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

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俛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出則餘吏文之擾懷邉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賔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

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與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圬墁之患矣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来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来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

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来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来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頼是皆宜書故凡

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嵒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

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葢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

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来是州飽廪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冐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

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

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没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

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

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嘆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襃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

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爲爼豆籩篚尊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

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

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賔客之位有游息

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賛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

幸子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賔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葢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争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賔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畒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

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

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

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冨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賔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葢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葢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阸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

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葢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葢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令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令而稱之曰文章葢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為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

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為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為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茍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茍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埶遺意尚存

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

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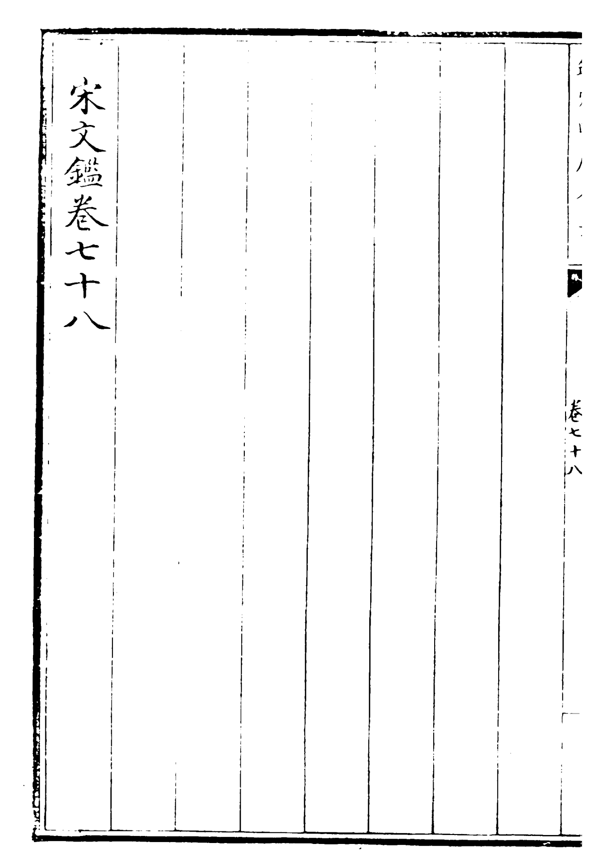
侍月亭記　　劉敞

春卿劉侯監兵于兗之明年作新基移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侍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請問侍月之旨荅曰先是署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

之荒榛與并棲雞于垣閑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於圃縱覩而歎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繇是呼卒夫具畚揭葦蕢穢鉏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迹盡圖于壁若有神物陰

來相之咸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鑒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為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斯景發吾人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曰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閑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

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内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績唐漢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為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乎在道以畜其實與夫宴安之流游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祇美寢興吾子博我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敞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敞固不讓云



宋文鑑卷七十八

宋文鑑卷七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記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益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

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為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為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

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開之因即學宫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叙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郅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

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毘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交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為國非以娛意崇不急也以合士

大夫交賔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鐵有
駜之詩是已不然則觳觳者墨術也不侈於禮樂不睡
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葢古之
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為重其地千里其四封
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
其民樂享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
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
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廢葢久士大夫無所於游

四方之賔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隣駟鐵有駜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敎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鼇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梶栢榆

柳李梅桃梨棗栗榠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櫝孔林之楷香草竒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茇芡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欵識皆科斗書為古

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葢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

迺為能盡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為北門重郛言言洪河渾渾轟為巨防扼為要津堤縣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為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道則為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

為能推行而優為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寖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揺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頓寢堂聽事至獘漏不可居莫敢一揺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為邑宰於斯且朞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廨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墉塈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

日在上者不以為過在下者不以為煩程功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纍趾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

之數兩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為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䝉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

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

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顔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熈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畆於尊賢坊北闢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

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戸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歩廊皆以蔓

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

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袵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遥倘佯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泥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

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民廬居公趍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賔佐按行

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之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

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賔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廼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

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鰲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乎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

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楞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慱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

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

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罪者非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竒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

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葢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又嘗不敢以為後葢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

無其法能以久存不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葢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

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盇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尚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處茲文武之間其

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

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敺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

恐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

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
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糸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

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

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峰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

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

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記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衙棨梲圬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

油黄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顒解矣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説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敺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

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弦誦之聲格于内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從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册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彛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刋樂

石庶幾永永無忽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畒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

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弈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譸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晝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佗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

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閭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賢邑人者必道常乎予未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

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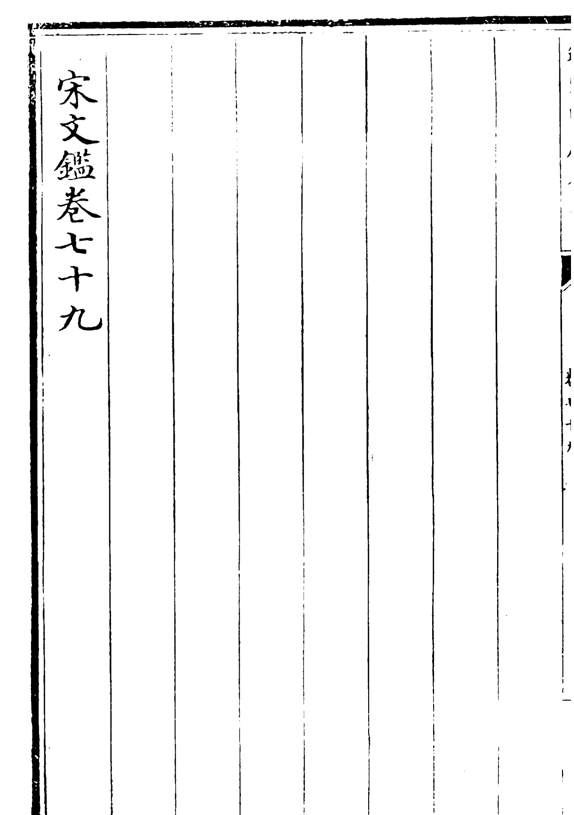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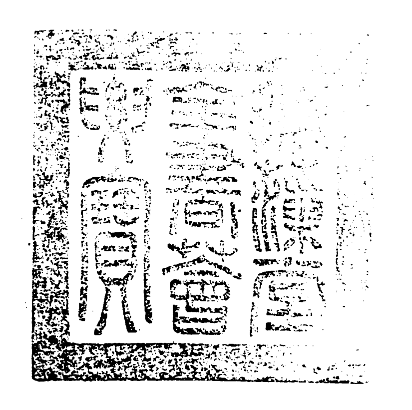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

之備豫之意葢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寛衍沃可宫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衎衎施施趍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宫從而侈也宜慶歴六年觀主

道士凌齊曅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曅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曅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



宋文鑑卷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